

桂 飞 苑

刊头书法 侯荣康

书画艺坛

这份试卷卷首时间为1933年6月,是钱学森的水力学课程试卷。交大水力学老师金恂在批阅考卷时,发现钱学森的试卷卷面整洁,解题一气呵成,6道题全部解答正确。只是最后一题公式推导中“Ns”漏写了一个“s”,被扣去4分,得96分。

当时交大老师出考题时,总有一两道难度很大的题目,几乎没有学生能全部答对,而钱学森总能以他非凡的智慧和扎实基础,使难题迎刃而解。

在交通大学求学时,钱学森加入铜管乐队,每天都要花半小时练习。有一次得到一笔奖学金,他第一时间到上海南京路买了一张《音乐会圆舞曲》唱片。

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所学的专

档案春秋 钱学森与上海交大 (下)

业,原本是机械工程学院的机车制造专业。当时,吸引他的是孙中山先生在《建国方略》里为中国未来铁路建设勾画的宏伟蓝图,他决心效仿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,修铁路,造火车。

然而,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中,日本侵略者用飞机和大炮炸碎了钱学森心中憧憬的铁路和火车。目睹着天空中肆虐的日军飞机,钱学森做出人生的第二次重大选择:改学航空工程,学造飞机。

1934年6月大学毕业后,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;

1935年9月,他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;1936年9月,他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,在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·卡门教授指导下,从事航空工程理论和应用力学的学习研究,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,航空、数学博士学位。

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,钱学森先后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,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、教授,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教授和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等职,从事空气动力学、固体力学和火箭、导弹等领域的研究。

1955年,在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,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,回到祖国,投入到新中国航天事业建设的热潮中。

除了钱老,上海交通大学还孕育了无数航天领域的先驱者与奋斗者,例如我国空气动力学家庄逢甘院士、北斗一号卫星总设计师范本尧院士、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首任总指挥兼总设计师龙乐豪院士等。他们怀揣着科技报国、航天强国的初心,将毕生心血都倾注在祖国的航天事业之上,铸就了中国航天发展史上的一段段佳话。(全文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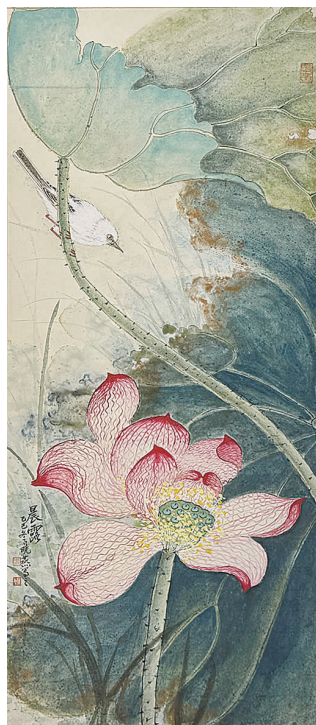
(来源:上海交通大学微信公众号、《剑指苍穹——钱学森的航天传奇》)

郑晓燕

琴书画花茶兼修,高级艺术品经纪人,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,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。



▲ 国画《起居平安图》



▶ 国画《晨露》

新买的书到了,心中实在欢喜。

这次下单了两本书,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与鲁迅的《彷徨》。书中那几篇文章,以前都读过。经年之后再读,当即生出别样的感受。我想,这应该是历经岁月沉淀赠予我的勋章。

读闲书,是根植在骨子里的一种习惯。

多年来,每每遇到烦心琐事困扰,唯有穿越字里行间,才能让心静下来,无论是作文,还是阅读。由此,带来的无限遐想和自由,总能令我陶醉其中,把万般烦恼放到一边,跟随书中的故事,进入一个新的人生,一个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人生。

另外一个就是,我有偏头痛的毛病,看过医生都说是神经痛,用药作用不大,要学会解压,缓解焦虑情绪。

静享书香时光

□ 子君

多年来,我时常有一种无形压力,也说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,也不知道怎样做才是缓解压力,只不过是,写作可以减轻甚至治疗我的偏头痛。很多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,但这是真的。

于我而言,徜徉在字里行间,也许算一种静心方式。比如乘火车地铁排队等百无聊赖的时候,不如拿本书翻翻,沉浸其中,不久精神就开始饱满起来。

起初我也奇怪,想着也许是巧合。当再次遇见心烦头痛时,赶紧拿书翻上几页,或者写篇小诗,投入地去读去构思,头痛立马缓解甚至消失,谓之“解药”,毫不为过。

春日胜景,自古便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。万紫千红的花海,润物无声的春雨,枝头啾啾的莺燕,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春之画卷。然而,若问我最倾心的春日佳句,既不是“春眠不觉晓”的闲适,也不是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的繁盛,而是那句历经岁月沉淀,愈发显露出坚韧力量的“花落春仍在”。

这句诗的源头,可追溯至宋代诗人曹勋的《深夜谣二首》。“花落春犹在,人存事已非。”在曹勋的笔下,落花是时光流逝的象征。花朵凋零,春意渐淡,昔日精致的迎亲仪仗被杂草侵占,曾经熏香的衣袂落满尘埃。孤独的身影在月光下孑然独立,紧锁的眉头藏着对世事变迁的无奈与感伤。这里的落花,是告别,是怅惘,是对美好逝去的无声叹息。

但这句诗的真正魅力,在于它为后人留下了无限的解读空间。晚清时期,科举考试以“淡烟疏雨落花天”为题,众多学子多陷入伤春悲秋的窠臼,唯有一人脱颖而出。他挥毫写下“花落春仍在,天时尚艳阳”,瞬间打破了传统的悲感基调。花朵虽落,春意未减,天空依旧艳阳高照。这不仅是对自然景象的独到洞察,更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、直面挫折的人生态度。这份才情与胸襟,深得主考官曾国藩的赏识,赞其“他日所致,未可量也”。这位考生,便是

近代著名学者俞樾。

“花落春仍在”,成为了俞樾一生的真实写照。他凭借此句步入仕途,却也遭遇过人生的低谷。因被诬陷割裂经文,他被削职归田,永不录用。然而,俞樾并未沉沦,他选择转身埋首书斋,将书房命名为“春在堂”,在文字的世界里开辟出新的天地。他勤于笔耕,著述五百卷成《春在堂全集》,门下弟子章太炎等更是名动一时。仕途的花落,换来了学术与教育的满园春色,他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场春天。

林清玄曾言:“我们都不喜欢凋零,然而,凋零是一种必然。”自然的花开花落,是季节的更迭,无法抗拒。但心中的春天,却可以由自己守护。落花带走的是外在的春景,却带不走内在的生机与希望。只要心中春意长存,无论外界如何变幻,人间永远是最美的四月天。

人生旅途,难免会有“花落”的时刻,或许是事业的挫折,或许是岁月的侵蚀。但正如俞樾在失意中坚守,曹勋在感伤中留下了“春犹在”的伏笔。重要的是,我们要守住心中的那片春意。

正如东坡先生所劝:“春未老,诗酒趁年华。”让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,无论身处何种境遇,都要坚信:花落春仍在,心中有暖阳。

花落春仍在

□ 虞金伟

水调歌头·仲春滨江闲步

□ 逯俊生

潮涌浦江阔,塔耸暮云收。
长桥飞架如虹,新绿染汀洲。
油罐栖霞焕彩,水岸牵风逐影,恍在画中游。

艺馆纳星斗,曲韵绕春流。

樱雪坠,茶烟暖,径通幽。

潮痕暗蚀旧浦,楼宇接云稠。

谁记荒滩锈舸?今化虹桥贯日,鹭起豁吟眸。

笑问春风笔,可写此间不?